

# 隐匿在历史深处的声音和复调的文学

## ——普利策小说奖得主埃尔南·迪亚斯谈《信任》

■本报记者 柳青

“月亮到地球的距离大约238000英里，1929年股市崩盘蒸发市值500亿美元，这些钞票首尾相连足够从地球往返月球十次，还剩很多零钱。”由书中人讲出的这个触目惊心的历史细节，足够促使今天的读者翻开小说《信任》。围绕着埃尔南·迪亚斯这部作品的光环很多：它是2023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得主，它被奥巴马列入年度最爱书目，HBO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版由凯特·温斯莱特主演……但在这些名利光环包围中，真正吸引人的仍是小说自身。小说中文版近日上架，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和迪亚斯对谈时，他希望在场的学生们尽快去读这部小说：“相信我，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文学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小说和虚构艺术的未来，这是最精彩的。”

迪亚斯在年少时曾接受过严格的古典乐训练，进入大学的文学系之前，他一度渴望成为演奏家，至今，巴赫的赋格曲仍是他的挚爱。他并不讳言：“我用写作的方式不断靠近我所热爱的巴赫。《信任》是一部围绕着‘声音’的小说，我寻找着历史中隐秘的‘声音’，它们交织成复调的故事，复调的记忆，也用复调的方式重塑了历史。”

### 被寻找回来的“杂音”

迪亚斯在上海参加了一场文学交

流，场地在上海证券博物馆，当他得知此地曾是名流云集的浦江饭店时，感叹道：“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财富和文化的关系总是这样的近。”这一点，恰恰是他写作《信任》的动因。写一部关于“钱”的小说，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盘桓十年之久。这其中，有直观与他本人切身相关的原因，“作为比较文学的博士，我最擅长的事是阅读，但我读不懂我的信用卡条款。这让我思考，现代金融学是不是一个被构建的神话，故意创造了一套不许普通人理解的术语和概念，这本质是一种权力的游戏。我想写一部小说来破解它的神秘和复杂。”同时，在宏观的、形而上的层面，“从我所了解的西方社会与写作有关的历史，书写文本是和权力以及金钱捆绑在一起的——第一本被写下来的‘书’是关于农作物的收成和畜牧业牲畜的数量。”书写“金钱及其运作”这个主题，也是回望和反思书写的历史、虚构的历史。

在查阅20世纪美国金融史的资料时，迪亚斯意识到这是由男人写下的关于男人的历史，留给女性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空白，关于财富、关于权力的历史中，女性是缺位的。1975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第一个女交易员。在此之前，女性在明面上被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尽管1920年代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近40%的投资者是女性，但她们不能亲自进入资本市场，必须通过男中介代理。当他翻阅1920—1930年代美国大

亨的私人及家族资料时，迪亚斯近乎心碎地发现，那些高门巨族的女性留下了珍贵的、来自权力场内部视角的日记，但她们的“某夫人”或“父亲的女儿”的身份被遗忘，她们的日记在过去的多个世纪里无人翻阅。这让他联想到美国文学史中最优秀的作家伊迪丝·沃顿——她的写作不被父亲允许，只能悄悄地记在碎纸片上。他相信，在金融领域存在着类似于伊迪丝·沃顿的案例，有智慧、有能力的女性被父亲和丈夫“封禁”了声音。

并且，金钱和权力的游戏不仅放逐了女性，也让一切“失败者”消声。在研究“上东区财富神话”的同时，迪亚斯发现了另一个被遗忘的“下城的纽约”，属于意大利移民、码头工人的纽约，那个被低俗小说、黑色电影和黑手党传奇篡改了记忆与历史的底层写作。

所以，迪亚斯在写作中创造了独特的体裁。《信任》分成四个部分，《纽带》是迪亚斯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1930年代的畅销书作家，在这本名为《纽带》的通俗小说里描绘了“老钱”家族的悲剧，妻子面对大萧条后的纽约，因为道德压力而精神崩溃，最终在瑞士的疗养院里黯然死去；接着是一位大亨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以此反驳“三流作家对爱妻的构陷和污蔑”；随后《关于回忆录的回忆》将揭开惊人的秘密，大亨是冷酷的暴君，也是伪善的骗子，他把妻子塑造成安全且不起眼的小女人，更反讽的是，他的自传

是由一个底层的贫穷女孩代笔的；历史是否存在真相？记忆是否可靠？叙事的权利被权力垄断了，还是终将归于无名者？这一切故事的源头存在于那从未正面向读者展示的女主角被尘封的日记里，这本日记叫《未来》。迪亚斯不讳言他效法了博尔赫斯，创造出并不存在的作者，跨越了文体和类型文学，制造出一张宛如藏宝图的文本拼图。这不是为了炫耀写作技巧，而是在小径分岔的故事迷宫里，尽数收罗着那些在历史中被抹除的声音，所有被寻找回来的“声音”形成逐渐丰富的变奏曲。

### 财富、记忆和女性组成的赋格曲

小说《信任》的扉页上，印着英语单词“信任”的多重含义，它另有“信托机构”和“商业信贷”的含义。这个笼罩了整部小说的“名词解释”成为一个明白的隐喻，迪亚斯在文本中张开了多元化的空间。阅读《信任》的过程，读者的认知将不断地被调整，甚至被颠覆。

小说第一部分类似“戏中戏”的小说《纽带》，那位“作者”的行文风格如低配版伊迪丝·沃顿和菲茨杰拉德的混搭，穿越于《纯真年代》和《夜色温柔》之间。《纽带》交叉着男女主角的视角展开平行叙事，从主角的身世脉络剖析美国式“老钱”的养成，女主角的前半生则经历家道中落又曲折地通过“新贵”重回权贵阶

层，然而当她看清财富不道德的獠牙时，她疯了。这部看似平铺直叙的小说实则带着强烈的戏仿趣味，网罗了各种有关“上流社会想象”的文学桥段，以及，女主角海伦完美地复刻着“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个典型的文学意象。

迪亚斯说，他感兴趣的是用文学套路“诱骗”读者，继而颠覆那些套路。“虚构事件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更强烈的存在感。”小说中的金融大鳄以看似委屈的方式说出了这句箴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三流作家的诽谤”，但真相是他利用话语权构建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又用金钱买断版权的方式，让不喜欢的作家及其作品“消失”。在这里，资本的虚构战胜了小说家的虚构。大亨狂妄地表达着“贪婪是美好的”，同时把他的妻子描述成保守且无趣的淑媛。但很快，读者将发现“不可一世的口吻”来自一个影子写手，写下这些“征服者话语”的其实是一个穷困的女秘书，她来自意大利移民的劳工阶层，在美国金钱社会里属于边缘人。这时，“书写”暴露了荒诞的一面，权力者的话语可以是失权者“伪造”的。正是这个没有进入美国历史主流的女性写作者，在风烛残年时重新寻找着那个被她“书写”过的女人，她摆脱了一重又一重男人们想象出来的形同鬼魅的影子，在时间的尘埃里找回了一个真实且复杂的女人——她不是脆弱的受害者，不是乖顺的贤妻，她充满智性的能量，有深不可测的欲望，也制造了千万人



的灾难。女人被困在客厅的年代里，她通过遥控丈夫操纵了金钱和权力的游戏，但是她死后，丈夫兵不血刃地抹除了她，在男人支配的历史里，她的能力和她的罪恶都被隐去。

在《信任》里，真相、记忆和历史是被层层构建的，作者以触目惊心的方式揭示着“书写”这种行为的能量。处在叙事核心的是一个女人的秘密，畅销小说、大亨回忆录、女作者的回忆录以及女主角的日记，每一个后续文本都在颠覆前一个文本描述的“她是谁，她经历了什么”。迪亚斯面对财富、记忆和女性的主题，写出了一支文学的赋格曲。他说：“最后在日记中显形的米尔德里德，她不是蛇蝎美人，也不是反英雄，她是被时代困住的心灵，因为无法过她所渴望的智性生活，她把音乐和数学的才能转移到资本市场，掀起人性的风暴。在我心里，她是20世纪初最有思想也最善感的那些伟大心灵的缩影，她既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伊迪丝·沃顿，也是维特根斯坦和阿多诺。”

## 《浮士德》后，《战争与和平》《樱桃园》将相继与观众见面

# 多部图米纳斯作品在申城舞台回响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今年3月，世界级戏剧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因病在意大利去世。戏剧巨星虽然陨落，但他独特的“新幻想现实主义”风格以及强大的个人魅力依旧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剧场。近日在沪举行的“壹戏剧大赏”上，图米纳斯遗作《浮士德》捧得两项大奖，在场的戏剧人用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位为舞台燃烧到最后一刻的艺术家。

《浮士德》复排期间，图米纳斯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经历长时间的飞行来到中国。因此，《浮士德》剧组10余人选择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奔赴导演。图米纳斯上午进行放疗，下午为演员们排练，敬业精神令人动容。大师虽已离去，但其作品仍闪耀着不朽的生命力。《浮士德》之后，上海观众还将陆续看到图米纳斯为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100周年院庆而排演的大戏《战争与和平》以及他为火星戏剧社执导的舞台剧《樱桃园》120周年典藏版。在剧场，这个与图米纳斯最亲密的场所，走入浩荡的戏剧世界。

### 诗意幻想，勾勒图式光明世界

在图米纳斯看来，《战争与和平》的每一个情节都牵系着流浪灵魂的深沉主题。因此，《战争与和平》中淡化了所有历史背景与时代雕饰，全场将只有一堵高耸的灰色的墙。8月22日—25日，这部别具一格的《战争与和平》中国巡演上海站将登陆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

《战争与和平》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讲述了罗斯托夫、博尔孔斯基和库拉金等几个家族的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剧中充满着导演对于托尔斯泰极富想象力的解构，几大家族的出场、娜塔莎的华尔兹、皮埃尔与海伦的争吵、博尔孔斯基公爵的独白、安德烈公爵的赴死等多个关键场景都将一一展现。此外，剧中还将出现托翁一角，值得期待。

作品里，导演没有复现任何历史场景，而是着重于个人梦想与家庭命运的崩塌描绘。贵族的儿女们，其爱恋与悲伤、期待与向往，全都发生在灰墙之下。从娜塔莎身着白衣、期待爱情的春夜自语，到她一身黑衣演绎坎



《战争与和平》是图米纳斯为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100周年院庆而排演的大戏。（东方艺术中心供图）

欣的永逝与死亡的君临，极致简约的色调将充斥整个灰色的舞台宇宙。演出中突然出现的红手帕、绿围巾也将是为数不多的几抹亮光。

此外，图米纳斯巧妙地运用了声音、光影等元素，营造出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世界。如在展现贵族安逸、美好的生活时，拉着小提琴、舞动着红手帕的索尼娅和娜塔莎姐妹，双手拿着猎枪的罗斯托夫公爵悉数登场。他们在热烈的华尔兹音乐中，借助巨大如同云朵的白布，从舞台上迅速飘过。同时，图米纳斯又以极其简单却又悲壮的方式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所有死去的人们都用一件件军大衣代替，它们横七竖八地摆放在舞台上。

图米纳斯是一名深信光明的导演，而《战争与和平》也将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撕开光明的豁口，显现出人们对“活下去”的热情和渴望，在这些无尽的离别与死亡中，所有的笑声

都上升到悲剧的高度，而所有的悲哀也都止于大厦倾颓之前，展现出人坚韧的意志。

### 不断探索人物，开挖经典文本宝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图米纳斯开始了他的戏剧之路。彼时身为学生的他频繁地穿梭在立陶宛和俄罗斯两国之间。这段跨国的长途旅行让他形成了对人生与戏剧世界观的烙印。不同国度间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让他的作品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20年前，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的《樱桃园》在莫斯科首演。120年后的今天，《樱桃园》所述之事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作为契诃夫的最后作品，《樱桃园》可以说是契诃夫戏剧艺术造诣的集大成者。不论是对现实主义笔触的娴熟调用与升华，还是对抒情诗意

游刃有余的把控，抑或是暗藏其中内敛冷酷的喜剧色彩，这部剧作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在图米纳斯看来，《樱桃园》的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契诃夫的其他作品中都有人死去，如伊万诺夫、屠格涅夫，但这次没有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把家园抢走。这是最可怕的惩罚，抢走你的故土，扼杀一切美丽。”剧中，金星将出演债务缠身的女贵族庄园主“柳鲍芙”一角。金星坦言，图米纳斯是第一个把她定在台上的人，“他需要演员不断深入探索人物，以充实的内心来支撑台词”。

图米纳斯坚信作家文字所表述的并非全部，冰山之下是更为丰厚珍贵的宝藏。此版《樱桃园》在契诃夫文本的广袤天地里开挖宝藏，专注于剧中的人物与他们的生活，发现并建立起更为深刻的人物关系和细微情节，将文本之下涌动的潜流挖掘出来，再以饱含诗意美感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本报记者 柳青

被芭蕾舞爱好者们昵称为“美神”的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偕丈夫、小提琴演奏家瓦汀·列宾亮相上海大剧院。昨晚，也被粉丝们亲密地称为“Z娃”的世界顶尖芭蕾舞伶，与一众莫斯科大剧院首席舞者登台上海大剧院，带来双独舞剧目《香奈儿传奇》，开启她领衔的这轮中国巡演。18日晚，另一台融合了芭蕾和古典乐的《足尖情弦》是扎哈洛娃与丈夫列宾共同创作且同台演出的特殊节目，在上海的演出是这个作品在中国内地的首演和唯一一站。

扎哈洛娃在行业内被誉为“上天赐予芭蕾的礼物，为芭蕾而生的仙女”。她17岁加入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入团第二年即成为首席舞者。在20岁与21岁时，她凭借《小夜曲》和《睡美人》两次摘得俄罗斯戏剧界最高荣誉金面具奖。2003年，她加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并担任首席舞者至今。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她所演绎的《娜塔莎·罗斯托娃的第一场舞会》惊艳世界。直到今天，扎哈洛娃回忆起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演出，仍百感交集，她说：“我从没有面对过那么多观众，仅场内就超过5万人，还有那么多看电视直播的观众。我想我的职业生涯中，大概没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面对如此多的观众。”

扎哈洛娃在个人创作领域也是非常主动，积极投身现代芭蕾的探索与创新。此次为上海观众演绎的《香奈儿传奇》与《足尖情弦》，都是她深度参与编排创作，偕同顶级舞者，发掘现代芭蕾潜力。

15日、16日上演的双独舞剧目《香奈儿传奇》，原名“MODANSE”是两个法语单词“MODE”（时尚）与“DANSE”（舞蹈）的组合，演出由两部具有时尚感的独舞剧目组成，分别是《宛如呼吸》与《香奈儿传奇》。

《宛如呼吸》是意大利编舞家毛罗·比贡泽蒂的作品，2009年问世。此后，作品被改编为独舞剧目，2017年在斯卡拉剧院首演时，扎哈洛娃正是主演。这个作品以亨德尔的钢琴组曲为编排框架，演出服装新潮且充满活力，可以看作对巴洛克美学的现代诠释。

《香奈儿传奇》是融合芭蕾、音乐和时尚的全新创作。作品通过几个场景把香奈儿的成长历程娓娓道来：作为一名年轻的卡巴莱歌手初出茅庐，早期的一些成功，与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渊源以及随后为舞团设计的作品，与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友谊，以及她与英国马球运动员阿瑟·卡佩尔的恋情。扎哈洛娃认为这个作品对于她本人的意义是不一般的，她是在一次次演出中对香奈儿有了新的发现，也因此对她的传奇有了新的理解。

接下来在18日、19日两晚，扎哈洛娃与列宾夫妇领衔主演的《足尖情弦》，堪称一段艺术家的“爱情神话”。这个作品源于瑞士的一位艺术节策展人，提议扎哈洛娃与列宾同台表演，夫妻俩某天在日内瓦湖畔散步时，决定“不妨一试”，“让最好的音乐和最好的表演相遇”。“夫妻同台”既激发了两位艺术家的激情，这簇浪漫的火苗也点燃了世界各地观众的热情，在最近的几年里，《足尖情弦》成了扎哈洛娃最受欢迎的剧目。

列宾透露，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涵盖了不同时期、不同体裁、不同的表演风格：扎哈洛娃代表性的当代作品《启示》、专为小提琴演奏特别改编的现代芭蕾早期作品《天鹅之死》、由比贡泽蒂编创的巴洛克风格的《亨德尔狂想》、融合了技术性趣味性的幻想谐谑曲《精灵之舞》作品25号……这些短节目或喜悦、或戏谑、或疯狂、或深沉，音乐与舞蹈交融，将为观众敞开心扉一场精神世界的遨游。



被芭蕾舞爱好者们昵称为“美神”的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偕丈夫、小提琴演奏家瓦汀·列宾亮相上海大剧院。（主办方供图）

# 扎哈洛娃在上海演绎她的「爱情神话」

（上接本版）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奥林匹克2020+5议程》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国际奥委会新设立的一项将体育赛事与城市文化相结合的节日型系列赛，全球举办两站，每站为期四天。此次赛事，将有来自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464名选手参赛，其中包括7名奥运冠军，他们将争夺四个项目的150余个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

比赛期间，在可容纳1.5万人的黄浦滨江城市公园，运动、表演、音乐、美食等

## 这里是全球运动中心，充满活力魅力

元素将这里打造成一场节日盛会。更年轻、更城市、更开放不仅彰显了上海的城市气质，也符合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城市发展趋势。“上海为这项节日型的比赛注入了杰出的理念。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意义远不止体育本身，它让我们去探讨运动背后的意义，让赛事成为体育、文化、音乐、艺术的交融点，代表着一种欢乐的生活方式。”弗拉特·巴迪高度评价

了在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期间举办的城市体育节，他指出上海与国际奥委会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这个活动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一张（城市体育节）门票，就可以一整天在城市公园里享受，体验节日的气氛。”

自今日起，“炫动青春斗Show场”“心无限·时尚之旅”“有意思·非遗市集”“乐动巅峰派对”等四场不同主题的重磅

Live秀将于比赛期间在黄浦滨江的主舞台接连上演。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这非常契合自由式小轮车、滑板、霹雳舞、攀岩等诞生于城市街头的新兴运动的内涵。

城市化是全球的一个趋势，体育也需要随之改变，适应这种变化，弗拉特·巴迪坦言：“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不仅代表奥林匹克运动的变化趋势，也反映出社会主流的一种转变。我们与与时俱进，跟随着年轻人的步伐，也非常期待看到这几项运动在巴黎奥运会的登场。”